

林语堂
著

The red Peony
红牡丹

Lin yu tang

最新修订
精装典藏版

03

一代国学大师
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
华语文坛最幽默睿智的一支笔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红牡丹

The red Peony

林语堂
著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牡丹 / 林语堂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04-5232-2

I . ①红… II . ①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 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3218 号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·长篇小说

红牡丹

作 者: 林语堂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吴成玮

特约编辑: 薛 婷

装帧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400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32-2

定 价: 28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目 录

Contents

上卷

第一章 /002
第二章 /015
第三章 /025
第四章 /038
第五章 /054
第六章 /064
第七章 /080
第八章 /087
第九章 /105
第十章 /115
第十一章 /123
第十二章 /132
第十三章 /145
第十四章 /155

下卷

第十五章 /168
第十六章 /184
第十七章 /202
第十八章 /210
第十九章 /220
第二十章 /230
第二十一章 /239
第二十二章 /250
第二十三章 /261
第二十四章 /270
第二十五章 /276
第二十六章 /286
第二十七章 /295
第二十八章 /301
第二十九章 /312
第三十章 /323
第三十一章 /331
第三十二章 /339

上 卷

第一章

费庭炎，生前任高邮盐务司的主任秘书。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三，那天他的丧礼举行开吊，生前的友好前来吊祭；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地三鞠躬，然后脚尖点着地，轻轻走开——男人到一边去，女人到另一边去。这个丧事先潦草操办，也是家里的朋友匆忙之间准备的，因为随后要将灵柩运回原籍安葬。

那天又潮又热，令人极不舒服。四五十个人，男女老幼，拥挤在费家的小院子里。那是一所租来住的旧房子，屋里顶棚并没有裱糊，露着房梁椽子，也没有上油漆。那些朋友以前大都没来过，现在看见这栋房子，对费秘书夫妇住得这样简陋颇感意外，因为费庭炎家是嘉兴的富户，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区的大地主。他书房里陈设得疏疏朗朗，萧然四壁，即使杂乱无章，也有几分文人高雅之致。在他生前，今天来的朋友中是有几个来此聚过的。屋子内两个有窗棂的窗子，原来的红漆业已退色，看来暗淡无光，有的地方龟裂成纹。窗外的光线本来就嫌不足，现在低声细语的客人来往行动，人影幢幢，屋里就显得更为阴暗了。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上有蜘蛛网，明白了这位新寡的文君不是个勤快的主妇。

费庭炎的同事有好多是出于好奇心，要来看看这位青春寡妇，因为

主任秘书这位妻子貌美多姿，已然闻之久矣。他们知道，今天这位漂亮夫人会出现，会站在灵柩之旁，向来此吊祭的客人答礼。

这个哀伤的祭奠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，因为情形总是不太对。在肃穆丧事的气氛和令人惧怕的棺木，与半为丧帽垂掩的青春寡妇雪白细嫩的面庞之间，存有强烈的矛盾。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，身子罩在宽大的粗白布孝袍子里，真像一个活人做成的祭品。她那犹如皎洁秋月的脸露出了一半，眼毛黑而长，鼻子挺直，浓郁美好的双唇，端正的下巴，在屋子那一端，在供桌上一对素烛摇晃不定阴森可怕的光亮中，隐约可见。她粉颈低垂，仿佛对这件丧事以后的安排，表示无言的抗议。大家都知道这位寡妇才二十二岁，在当年上流的名教传统里，读书人的遗孀，或上流社会富有之家的寡妇，按理是不应当再嫁的。

那些男人，对这个年轻的寡妇是不胜其同情之意的，觉得她那么年轻，那么美，牺牲得太可惜。那些男人，大部分是盐务司的官员。他们大都已然婚配，这天带着家眷来，各人心里各有用意。有的为了人情应酬，有的是在这场猖獗的霍乱之中同事暴病死亡，心中着实惊惧。那些低级员司也来祭奠，本来不喜欢他们那位傲慢无礼颐指气使的同事，但盐务使命令他们给这位寡妇捐一大笔钱，聊尽同人的袍泽之义，其实低级员司们拿出这笔钱已感吃力，而这个家道富有的丧家并不需要。那些官员之中，有一个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个月后自原籍前来，并且租妥了房子，正打算买一张讲究的铜床和几件红木家具，心知这位寡妇是要走的，可以出低价买下那批家具。

薛盐务使，身材高大，眉目清秀，深深觉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货卖光之时，凭了他的势力，能买到一口质料那么好的棺材，实在脸上有光。他打算亲眼看见人人赞美那口棺材，自己好感到得意，所以故意放风声，说未亡人年轻貌美，楚楚动人。

盐务司对这位年轻寡妇总算是尽力而为了，因为丧家没有一人出来就办了丧事。丧家里派了一个老家人帮助运灵还乡。但这个老家人连升是个半聋子，又不懂当地的官话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

依礼，丧家需要有个人站在灵柩旁边，向祭奠的人还礼，即使一个儿童也未尝不可。但是，费太太没有儿女，只好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披

着麻布孝衣，着实可怜。她的腿移动之时，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动而窸窣作响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她那浓密睫毛后面的眸子，时时闪亮，似乎是心神不安。有时，她向上扫一眼，对眼前来吊祭的客人似乎是视而不见，因为她正在茫然出神，对当时的事情一副无关轻重的漠然神气。她前额上的汗珠则闪闪发亮。她的眼睛干涩无光。她既不号啕大哭，也不用鼻子抽噎，按说，她应当这样子才合乎礼俗。

来客之中，好多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形。她怎么敢不哭呢！按习俗来说，丈夫的丧礼上，做妻子的既不落泪，又无悲戚之状，当然使人吃惊。她除去鞠躬还礼之外，便再无所为，这个别无所为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在遵规矩守礼法的人看来，都觉得颇可厌恶。就犹如看见人燃放炮竹，点了之后即寂然无声，并不爆炸一样。

有的男客已经退回到东厢房，东厢房正对着前面的庭院。大家在那儿谈论当前的事，倒谈得津津有味。

一个年长的男人说：“你想，老费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太太，还去各处乱嫖！”

“这种事谁敢说？你看见她那两个眼睛了没有？那么深，那么晶亮，那么滴溜乱转，真是水性杨花。男人死了她才不难受呢。”

“我看见了。那对眼睛那么美，那么多情！我敢说，她一定会再嫁的。”

另一个同事听了很烦恼，说：“住嘴吧！咱们凭什么妄论是非？总而言之，现在闹瘟疫。我知道庭炎有两个哥哥，他们老头儿自己不来，也应当派一个儿子来，不应当让这个年轻的妇道人家自己办这些事情啊。”

一个穿着长及脚面的长衫的瘦小枯干男人说：“连抽抽噎噎的小声哭都不肯。”

这时一个六十几岁说话温和的老先生，方脸盘儿，戴着牛角框水晶眼镜，说：“不应当让她一直站在灵旁还礼，她不能老这么站几个钟头哇。”他是学校王老师，也是费家的邻居。他唇髭渐白，颌下胡须稀疏而微黄。在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，他也以读书人之身深为人所尊敬。他手里两尺长的旱烟袋并没有点着，只是在手里拿着玩弄而已。

薛盐务使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来插嘴，那浓密的黑胡子，随着他说话也分明地移动。他说：“我想今天除去咱们司的同事之外，没有多少外来人。咱们若不说什么，人家也不会说的。她哭不哭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运灵一事，我已经派我外甥来帮忙。不会有人说咱们司不尽心尽力的。”

一个团团脸的年轻人，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说：“好啦，总而言之，像您所说的一样，瘟疫流行。有什么办法！”他又向王老师说：“他们家也用不着这么胆小，应当派一个哥哥来。办丧事总要像办丧事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了，他们应当在老家正式办这件丧事。他们只是想把灵柩运回去。其实他们应当为这个寡妇想一想，她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她今年多大？”

王老师回答：“二十二岁。”

“他们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我内人告诉我，才两三年。两人并不怎么和美。算了，这与咱们毫不相干的。”王老师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问题。

这时王老师的太太过来，向丈夫耳边低声说话。这位太太方脸盘，五十几岁，上嘴唇长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总是带着一团和气从容，使别人心情愉快。

她说：“若是再没有什么客人来，咱们就让费太太到后头歇息去吧。现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。一个女人站几个钟头可不是开玩笑，又没有人能跟她替换一会儿。诸位先生，也体谅一下人家吧。”

王老师站起来，走到高个子的盐务使大人跟前说：“大人，这也不是什么大典礼。客去主安，咱们不用等着吃面了。怎么有心情吃东西呢？大家心里都不好受。您说一句话，大家就都走了，叫费太太也歇一歇吧。”

薛盐务使转来转去的眼睛紧眨了一下，这表示，虽然他名声不佳，人人皆知，但只要与女人相关之处，也不是不懂怜香惜玉的。

他用喉音说：“当然，你的话很对。”

他又进入中厅，这就是向大家示意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眼神一表示。

每个人都看见了也会了意。他外甥刘佑，刚才一直登记礼品奠仪，现在从靠近门口的桌子那儿站起来，合上了账簿。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到灵前——行礼告别，都默默鞠躬为礼，脸色凝重，轻轻走出门去。

薛盐务使在灵柩旁多徘徊了一下，用手指的关节叩了叩棺材，听了听坚硬的声音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气。

他自己低声赞美道：“这么好的木头！”

在这个当儿，年轻貌美的费庭炎遗孀抬起了头，显然是轻松下来，不过一双眸子里，仍然似乎是有满腹心事。

客人走了之后，王老师仍然留下未去。他太太准备了简单的汤面、馒头作为午饭，现在正帮着办理礼俗上该办的事。即使盐务司这些公事关系的朋友已经离去，还有来吊祭的街坊邻居，所以也需要按着礼俗办，不能稍为疏忽。凡是带有礼品来的，都要送给人家馒头等于是回礼。类似这些琐事，都得女人照顾。

费太太内心非常感激。王老师、王师母住在街的那一头，费太太年轻，过去觉得寂寞无聊时，常到王家和孩子们玩，她很喜爱王家的孩子。其实，费太太对于王家，不论是王老师或是他太太，都算不上真正知己。但是，现在费家突遭不幸，大祸临头，极需要有人帮着办这件繁杂又涉及外面人情应酬的丧事，这对夫妇突然光临，万分同情伸出援手，正是费太太所急切需要的。

王师母引领她到了里间屋，她对王师母仅仅说了一句：“多谢您。”而且不够热诚。说这话时，她甚至连抬头望一下都没有。说话的声音年轻、清亮，特别柔和，像一个声音清脆但隐藏有裂纹的铜铃儿一样。她说话蛮像小孩子，没有造作，不装什么样子。她好像想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您两位若不来帮忙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。”

王师母说：“你一个人嘛，朋友来做这点儿事，是应当的。”

这老老实实的致谢，对方就同样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接受了。

王师母又说：“现在你躺一下，我到厨房给你端碗面来。还人家礼由我去办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还得养足体力，还要走坐船回家这段路呢。”

她帮助这位新寡的少妇脱下丧服。脱下之后，立在王师母面前的是

个美貌动人的青春少艾，几乎依然是小姐身材的白衣少女。牡丹（是这位新寡文君的名字）今天早晨总算压制住脂粉的诱惑，因为怕人家说闲话。不过，她那自然青春的艳丽和两片翘起的樱唇，也并不需要什么化妆品。王师母看见她前额上的汗珠，就拿过来一条毛巾。

王师母帮着她擦汗，说：“穿着那么厚的孝衣大概快把你憋死了。今天热得出奇。”

这时，牡丹眼里流出了两滴眼泪，晶莹闪亮如珍珠，在眼边停了停，快要掉下来，又勉强抑制住。

王师母离开屋子之后，她才躺在床上，真正痛哭起来。这是丈夫死于瘟疫后她第一次哭，并且哭得十分伤心。过去那几天她曾经极力想哭，但没有眼泪。现在水闸打开了，意料不到的热泪洪流如春潮般决堤破岸倾泻而来。

她躺在床上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自己，想自己的将来，还在茫无头绪；想自己的青春生活，这段青春生活怎么样过。她的婚姻生活没有爱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为这种婚姻没什么可悲伤的。她过去那一段生活，是一连串挫折坎坷，并非只因为费庭炎公然玩弄女人，或是粗俗不文，年轻气傲，言谈举止惯于端架子讲派头，这些都是她看着不顺眼，都是使她憋气的。她天性多愁善感，温柔多情，她知道爱情应当是什么样子，她知道失望的爱情生活里的甘苦，也知道自己的情郎和自己在棒打鸳鸯两处分离的痛楚愁恨。她的情郎金竹现在已娶妻，有了两个儿子。但在她出嫁后，她和金竹一直藕断丝连，暗中幽会。她觉得，自己像苍蝇粘上了蛛网，纠缠使她神思混乱。现在她的眼泪从无以名状的深渊流了出来，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，她分明有所盼望，但所企求者为何，自己又不了然。她哭了一阵子，觉得轻松了不少，好多了。

来吊祭的女客，因为她如此年轻而丧夫，还要寡居守节而悲叹她的苦命之时，她不由得心中窃笑。女客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，都觉得她可怜，都分明说年轻轻守寡可真“难”（按照中国那时的习俗，谈论寡妇和谈论新娘一样，寡妇和新娘是不能答言的）。

那些女客认为她是要含辛茹苦遵守妇道的。所谓寡妇要遵守的道德

已经由圣人分为两类：一是终身守寡，做节妇；一是抗命不再嫁，一死做烈妇。

对这两种想法，牡丹一笑置之。在她生活的欢乐和自己青春的气质之下，她觉得做节妇、做烈妇全无道理。她心中正在思索寻求——这也受了她读书的影响——在寻求每个男女都感到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方面，她聪明有见地，绝不为别的女人的话所动。她天生气质强烈而敏感，高尚而不同于流俗，热切追求理想，而世俗传统的“善良”，常人所认为的“美德”，她全不措意。赶巧她自己嚤嚤啜泣，或是号啕大哭，那只是她心中想哭，并无其他缘故。

王师母在厨房待了半天，用一个调盘端进来一碗热腾腾的面，还有开胃口的酸辣味道的菜，大出她的意外。那位少妇乌云般的黑发松垂在肩上，低着头，在竹书橱里正在找什么东西，很不像一个寡妇的样子。

王师母责备她说：“你找什么呢？来，得吃点儿东西呀！”

新寡的文君一回头，王师母看出来那秋水般的眸子里的急切激动。牡丹的脸变得绯红，仿佛心中的秘密泄露了一样。

王师母搬了把椅子，说：“坐下，吃吧！”腔调就像个母亲对女儿说话。又说：“我煎了几个荷包蛋，我跟你一块儿吃，你一定要吃呀。”

牡丹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愉快。她知道王师母平日是怎样照顾她自己的五个孩子，所以这位太太对她这么关心照顾也不感到意外。

牡丹正在吃饭时，王师母看见她又红又肿的眼，大声说：“来祭奠的客人现在看见你就好了。”

牡丹听了茫然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总算真哭了。”

这位新寡妇立刻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，这样他们才觉得对，是不是？”

现在又静下来，牡丹不声不响地吃那荷包蛋。没有人知道，也不了解刚才她为什么躺在床上哭。她希望王师母不在她屋里，好一个人静静地想自己的心事，想自己烦恼的问题。她很想确定刚才王师母没有看见她包那些爱情书信。

在这段平静的时候，王师母有一搭无一搭地问她：“我刚才进来的

时候，你在那儿找什么东西呢？”

牡丹扯了个谎：“我找《杭州府志》。”

“你们家是杭州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是余姚县人。”

“我想，丧事过了一百天，你要回娘家去看看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想回去。”

这时，王老师在外面门上敲了敲。他要茶。他已经在书房吃完了饭，想知道她们正在干什么，什么时候他太太可以回家去。

“你先回家吧。我要陪一陪费太太，她有东西要收拾。”

出乎王老师的意料，那位新寡妇站起身来，请他进去坐。

这位学究犹疑了一下，虽然他太太也在屋里，但按他这老一代的人想，按圣人之礼，他不应当进入邻居女人的卧室。

牡丹看到王老师脸上犹疑，就走到门前来，恭恭敬敬地向他说：“您和师母这么帮忙，我一定向您两位特别道谢。我现在把茶送到书房去，还有事向您请教。”

过了片刻，这位少妇用茶盘端着茶到了书房门口。王老师站起来，说了一声：“不敢当。”

牡丹态度很爽快利落，不像丈夫死了半个月的寡妇。王老师看见这个青春的仙女站在面前，心猛然抽搐了一下。一个青春的女人，命定要毕生守寡，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他心想，是定而不可疑的。至少，有功名的读书人的遗孀要一直守节，这天经地义。普通男人的寡妇常常再嫁，按儒家的伦理规矩，秀才、举人的寡妇是应当守节居孀的。

这时候，王老师觉得他面前这位少妇能否守节不嫁，可很难说。她看样子不太像。

“王老师，您对我们太好了。什么事情我都要您指教。明天我就要和连升一块儿送灵柩回家。我由这儿到船上这一路，当然要穿孝服。可是，随后一路之上，是不是要一直穿着呢？”

“费太太，我想这要看个人的心意。在上船下船时，你当然应当穿，尤其是下船的时候，因为公婆要来接你。”王老师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，

又说：“你自然应当这样。我认为必须如此。你应当一路地哭，直到灵柩抬到家里为止。我自然不认识你的公婆，但是按人情之常，他们一定愿意你这样做。到时候，一定还有妯娌，还有邻居的女人们，她们一定在场观看。你当然不愿招她们在背后说闲话。”

王老师话说得流畅而纯熟，像寺院里的执事僧或是古迹胜地的导游一样。

“我以后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大概是，丈夫家会给你收养一个儿子，好继续你丈夫的后代香火。他们总是会这么做的。他们认为一个寡妇有个孩子照顾，会清心寡欲，安心守节。你要知道，我并不是说年轻轻儿的守寡容易，可总得要守过去呀。你丈夫有没有功名？”

“不能算是真有。朝廷为水灾赈济时，他拿钱捐了个贡生。那时我还没嫁给他。您知道，一千块钱捐个秀才，三千块钱捐个举人，我想是五百块钱捐个贡生吧。”

王老师认真望了望这位少妇的脸，然后说了声：“噢，是这样。”

“您认为怎么样？”

王老师这时像对自己人说话一样：“事情是这样。这件事在你自己，完全在你自己，我不应当说什么，可是你来问我。你要知道怎么办。不过，一个秀才的寡妇再嫁的确从来没听说过。贡生的寡妇也可以算进去。可是，大部分还要看你丈夫的家里怎么样。他们若提到给你收养个孩子，你就明白他们的用意了。”

“您觉得这么做对吗？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这是个人的心意。并且，要看你公婆愿不愿养活你。”

“女人总是愿意要自己生的孩子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这位老学究觉得很难为情，不由得脸红起来。

“我想，你应当和你母亲去商量这件事，你母亲还健在吧？”

“是，现在在杭州。”

“好，那么现在你就不要费心思了。规规矩矩守丧一百天，像个贤德的儿媳妇。也许他们会答应你回娘家去歇息歇息，杭州又不远。我听

说，你是杭州梁家的姑娘。你听说杭州有个梁孟嘉吗？”

牡丹的脸上立刻亮起来。她说：“当然听说了。您说的是梁翰林吧？我们是同宗。是堂亲。我们同宗都叫他‘咱们翰林’，没有别的翰林啊。”她对这件事颇引以为荣，是显而易见的。一般而论，一个姓平均每百年出一个翰林，所以同宗都觉得荣耀。

“他应当能给你拿个主意。”

“他不认得我。他老是住在北京城。有一次他回杭州，我见过他一面。那时我不是十岁，就是十一岁。”

“我想你大概认得他。我看见你们书架上有他的文集。”

牡丹扭着柳腰，懒洋洋地拖着脚步，走到书架子前面，指着第二层架子上的三卷书，兴高采烈地说：“这三卷。”

这时盐务使的外甥刘佑进来和费太太说，船已经雇好，明天早晨由运粮河往下开船，费太太什么时候准备妥当，船就什么时候开，他再派人照料行李。说实话，刘佑看见这位青春寡妇脱了丧服正和王老师谈得兴致勃勃，实在感到有点儿意外。

刚才偶尔提到北京城的梁翰林，在牡丹的头脑里引起了愉快的回忆。因为她十一岁，正是头脑染之黄则黄、染之苍则苍的年纪，年轻的梁翰林那时才二十七岁，在北京城夺得文中魁元之后，荣归故里，一只手摩着她的前额，说她“漂亮，聪明”。这么两个赞美之词，对她的小姐时代，便有无限的影响。现在她往事的记忆，往日的印象、声音，像家里花园的一棵特别的树，在忘记了很久之后，又浮现在心头。

王师母为人真好。虽然这位年轻的费太太过去对她并不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，虽然她明天就要走了，大概一辈子不会再回来，王师母仍然觉得做人的本分是应当一直把她照顾到底才对。

收拾东西装箱包裹，大体都是女人的事。牡丹只带自己的东西。家具等沉重的东西留下不帶，不是卖，就是以后再运。

王师母帮着辞谢客人，让人送来需用的东西，诸如捆绑的绳子、锁，预备包行李防水防雨的油布。有时说一句鼓励的话，有时微笑一下，有时轻摩一下牡丹的肩膀，这都使牡丹觉得自己就像王师母的女儿。牡

丹深深感动，送一支玉簪子给王师母作为临别纪念，王师母却觉得是被得罪了一样。

“你把我看做什么人呀？我来帮你，是我觉得你需要人帮助。我来，是因为我自己要来。你给我这个簪子，买我呀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出于一片诚意。是留给您做个纪念。”

王师母不理她。她坚拒这件礼品，把这件礼品为牡丹收藏在箱子的一个盒子里，就这样把她推辞的话结束了。

王师母的儿子跑来，问她什么时候回家，母亲回答：“告诉二姐准备晚饭，不用等我。我要和费太太在这儿吃晚饭。”

掌灯之后，王老师在一种不自觉的愿望之下，又走到费家去。他记得那位年轻的寡妇说“咱们的翰林”之时，声音里有一种童稚的热诚，就犹如诚恳地表明内心的信念一样。也唤起他童年时在街上很得意的喊声：“那个陀螺是我的。”他想从寡妇口中再听一听梁翰林的事。

晚饭之后，他们正在东屋喝茶吃酸梅，略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之后，又回到她下一步要如何这个老题目上去。她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。她已经表示不愿收养人家的儿子，要自己生个儿子养。

“我公婆若是要收养儿子继续我丈夫后代的香火，哪个侄子都可以。只要正式办理过继，就算正式收养，成了他们死去的儿子合法的后代。”

她这天真直率的话颇惹王老师生气，他说：“我看你简直是反叛。”

牡丹说：“言重了。”出乎意料，牡丹竟说出这句高雅的话，老学究倒很高兴。

牡丹说：“王老师，我只是个妇道人家。你们男人有学问的想出来这些大道理。宋朝理学家老夫子们开始赞扬寡妇守节。孔夫子可没说过。‘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’，这不是孔夫子说的吗？”

老夫子似乎一惊非小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当然，要寡妇守节是宋儒开的端。”牡丹很快回答说：“由汉到唐，没有一个儒家知道什么是‘理’。难道意思是说宋朝理学家算对，而孔夫子算错吗？所以您是把‘理’字抬高，而轻视了人性。汉唐的学者不是这样。顺乎人性才是圣贤讲的人生的理想。理和人性是一件事。理学兴起，开始把人性看做罪恶而予以